

# 略论金庸的《连城诀》\*

陈自然

(唐山师院 中文系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 《连城诀》是金庸的一部不引人注意的武侠小说,但它在金庸的全部创作中内容独特,地位重要。它以人性恶为叙事中心,描摩人类社会可能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挖掘人性的弱点,并找寻到其根源——物欲,从而揭开人生的生存之谜。它突破了传统“大侠”的观念,塑造了崭新的英雄狄云的形象,是金庸小说由“侠”的文学向“人”的文学转折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标志。

关键词 人性恶;物欲;存在主义;侠的文学;人的文学

中图分类号 :J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09X(2003)02-0023-04

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武侠小说家金庸的地位变化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五、六十年代,当金庸在港台已成为人人皆知的著名武侠小说家时,封闭的大陆文艺界尚不知金庸为何许人。八十年代金庸小说以汹涌之势传入大陆且在民间被广为接受,但仍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九十年代,早已封笔的金庸却在大陆异军突起,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且热潮久久不退,甚至被一些年轻的专家学者列入“文学大师”行列,并占据 20 世纪小说家的第四位<sup>[1]</sup>,可说是近年来最令人惊叹的文学景观之一。这种巨大变化不能不说是有其深刻的根由的。在文学“工具论”占统治地位的 50~70 年代,以通俗文学面目出现的金庸小说不可能引起大陆文化界的重视,只有当文学的自由时期真正来临,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才可能凸显出来。简而言之,金庸的武侠小说将通俗文学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又在保持娱乐性的同时在很多方面具备了严肃文学的品质,其思想的高深,艺术的精湛,文学理念的先进,文化气息的浓郁,大大提升了武侠小说乃至整个通俗文学的品位,使之在文学殿堂开始拥有自己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尽管对金庸的定位众说纷纭,但金庸为文学“雅”“俗”的融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点已基本成为共识。严家炎先生将金庸的出现称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sup>[2]</sup>,也是有其充分理由的。

但在金庸武侠小说文本的个案研究中,焦点多集中在那些为人们所熟悉和感兴趣的作品上,受到关注最多的便是《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不可否认,这几部小说确实代表了金庸小说的最高成就,对总共写了 14 部武侠小说的金庸来说,每一部作品都倾注着他对社会、历史、人生和生命的思考,体现着他思想的进程,绽放着独特的光辉。《连城诀》就是这样一部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但一直未受到重视的作品。

## 一、《连城诀》的位置:转折和超越

《连城诀》(连载时名为《素心剑》)是金庸的第九部武

侠小说。在此之前,他已写出了被誉为“光芒万丈”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和在读者中最受欢迎的《射雕英雄传》,其它如《碧血剑》、《雪山飞狐》、《神雕侠侣》、《飞狐外传》等有影响的作品也已问世,它们共同成就了金庸武侠小说大师的地位。在这些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出,金庸的思想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核心的,颂扬侠义、正义、忠义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国为民、慷慨好义、忍辱负重、自我牺牲等思想深深地渗透在文本之中。与此相呼应的便是他所塑造的顶天立地的大侠形象。在第一部《书剑恩仇录》里,以群像面目出现的“红花会”十四位当家,无不是大英雄大豪杰,在他们身上,一切个人的恩怨情仇均让位于家国之思。尽管小说所表现出的“驱满复汉”的民族意识多少有些狭隘,但其中宣扬的乃是“正义”、“忠义”这恒久不变的真理。《碧血剑》和《雪山飞狐》中,身负国仇家恨的孤儿袁承志和胡斐从小生长在爱与正义的氛围中,被无数英雄豪杰所环绕辅佐,自然而然地熏陶出崇高的精神品质,顺利走上大侠之路。《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则以郭靖、杨过这两个不同气质性格的大侠的成长经历,展示“侠之大者”的风范,进一步提升了“侠”的境界。也有一些英雄的奋斗以失意甚至失败而告终,如陈家洛的驱满复汉斗争最终逃不脱失败的命运,袁承志出于对现实的失望远渡重洋,萧峰为化解民族恩怨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等等,但这种悲剧体现出的美学特征是悲壮,带给人的是精神上的净化和升华。在这些小说中,邪恶势力无所不在,却始终不能占据主导地位,如西毒欧阳锋处处与郭靖代表的正义势力作对,反而总把自己弄到狼狽不堪进退不得的地步,阴谋诡计难以得逞。邪不压正,是这些作品的主题归宿。

显然,金庸尚未从传统武侠小说的思维方式中挣脱出来,尽管他已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做出了一些努力,尽可能地写出人性的复杂性和英雄的成长过程,如存在于陈家洛身上的个人感情和家国大业的矛盾冲突,最终促使他做了错误的选择,让恋人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从人性的角度而论,他的做法无疑是难以让人(尤其是女性读者)接

\* 收稿日期 2002-12-11  
作者简介 陈自然(1971-),女,河北霸州人,唐山师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  
万方数据

受的。郭靖、杨过这两个性格分别走了两个极端的大侠，自然也并不是完美的英雄。郭靖的木讷、迟钝自始至终伴随着他，他的成功除了他的勤奋和好运（例如处处遇名师指点，事事逢凶化吉，又有聪明机灵的黄蓉相伴左右）外，我们暂时还找不到其他的理由。而杨过的反叛则是由于长期无人关爱而产生的一种下意识行为，并非自我人格的完善所导致。比较而言，倒是小龙女的反叛意识有些天然去雕饰的成分，更多地显示了人的天性。但所有这些人性的缺失和复杂只是金庸对他所要宣扬的崇高精神的一种铺垫，高扬人性之善与美仍是他的最终目的。

《连城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场的。这部至今都不怎么引人注意的小说一反以往的叙事套路，它几乎是金庸唯一一部以人性之丑与恶为叙事中心的作品。金庸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在一部小说里集中展示人性的阴暗一面，同时对侠的形象进行毫不留情的颠覆。表面的正与邪在小说中无不露出其可疑的本相。这种转变是如此的彻底，显示了金庸对人生与世界的反思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此后的《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侠客行》、《笑傲江湖》从各个角度强化了这一新的思想意识。丑恶、荒诞以不同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天龙八部》以三个不同类型的英雄的悲剧命运揭开了人类社会荒谬绝伦的本质，有着崇高人格与理想的萧峰、段誉、虚竹均在命运的笼罩下陷入身世的困境而无法拔身，而这些全是由旁人的荒诞行为造成的。《笑傲江湖》这部没有任何历史背景的江湖传奇，赤裸裸地写出了现实社会中种种为权利、利益而争夺的丑态。天性崇尚自由的主人公令狐冲由于其行为与社会规范的不符，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敌对势力的围困与攻击，像伪君子岳不群的恶意诬陷，野心勃勃的左冷禅的寻衅滋事，冷酷狂傲的任我行的威逼利诱，复仇狂林平之的怨恨嫉妒……尽管这些最终为他成长为大侠的道路做了铺路石，但这种真实存在不由使人生出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忧虑和失望。直至《鹿鼎记》这部“不是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的诞生，终于宣告了金庸在武侠小说创作上达到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峰。在这部令人瞠目的小说中，一切正统思想统统让位，侠的形象被彻底推翻，世界的荒谬和人性的模糊得到最大程度的展示。什么是美善，什么是丑恶，均陷入混沌状态中。与早期作品相反，后期作品虽大都写出了主人公在世间或人格上的胜利，却无不体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剧意味。

侠的形象的一层层淡漠，复杂人性的一步步彰显，使金庸小说由娱乐消遣的侠文学朝着以人性开掘为主导的“人”的文学发生着深刻的转变，它支撑着金庸进入严肃文学大师行列的理论。而《连城诀》是这个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它标志着金庸文学思想发生转变的开始。

## 二、小说主旨：展示两极的人性

《连城诀》以“乡下人”狄云的一段奇特的人生经历为中心展开了一幅血腥的江湖图景，这在思路上与作者的其它武侠小说是一脉相承的。这些文本都以人生为主线来构造江湖传奇，在令人称奇的浪漫主义传奇故事中烘托出带有普遍性和寓言性的人生故事，从而揭示世界的真相，挖掘人性的本质，探索生命的意义。正如严家炎所说：“既供人娱乐，又有益于人生”<sup>③</sup>（p.202）。《连城诀》的主题单一集中，它勾画了极丑和极美这两种决然对立的人性，以及美对丑的不屈的对抗，关注的是人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精

神的突围。线索也较为单纯，紧紧围绕主人公狄云的遭遇展开情节，少有枝枝蔓蔓。它的确在内容的丰富性、线索的复杂性等方面有所欠缺，但也正由于此，它所揭示的世界和人性本质更为深入透彻。

《连城诀》以颠覆性的姿态俯视江湖世界，将世界丑陋的一面、人性恶的一面加以放大和集中展示。在这部小说里，丑与坏成为主导力量。毫不夸张地说，金庸在这部小说里写尽了天下各色人等各个层面的丑与坏。戚长发师兄三人各怀鬼胎，为抢剑谱合伙将师傅杀死，为掩饰恶行故意把错误的武功剑诀教给徒弟，已拥有荣华富贵的凌知府为得到连城剑诀继而得到更多的财富不惜以女儿作为交换条件，计策不成竟然恼羞成怒将女儿活埋，被誉为“铃剑双侠”的恩爱情侣汪啸风和水笙本来感情深厚，而汪啸风却在世俗压力和旁人的挑拨下对恋人无端产生怀疑，人性的薄弱之处显露无遗；中心人物狄云无缘无故地被陷害入狱，承受着非人的对待，从此命运多舛……总之，从小说一开始，扑朔迷离的丑恶故事就扑面而来，而这些故事恰恰发生在最亲密的家人、友人之间。在这里我们深切地品味出萨特存在主义的味道——他人即地狱，人性的丑恶、世界的荒谬成为弥漫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在中国新文学中，金庸比较早地触及到这一深刻的哲学命题。这部小说的写作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联想这个时期的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不同状况，我们无法不为之叹服。二战结束后，西方文化界普遍陷入对世界本质和人类自身的痛苦反思中，在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当中弥漫着一股绝望没落的世纪末情怀。诚然它有其非理性的一面，但不能不承认它在人性思考与哲学深度方面走在了同时期的中国文学前面。而20世纪中叶的中国却在接踵而至的内战和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的包围中来不及反省自身。在大陆文学界，此时正是偏狭的现实主义大行其道，浅显苍白、歌功颂德的作品层出不穷的时期；在港台，则在大力追随西方现代主义进行文体实验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而金庸的《连城诀》却用了最为民族化的方式将最具时代特色的哲学思想包容进来，化为自身的血肉，揭开了一幕幕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他悄无声息地与世界接了轨。

然而金庸并不满足于揭露丑恶现象本身，他还要更进一步地引领我们去追问其根源——丑为何故？小说结尾，层层外衣终被剥离，露出被掩盖的真相：原来，众人舍弃一切为之争夺的连城剑诀里隐藏着一个大宝藏，所有的阴谋、争夺、杀戮统统指向这唯一的目的。为了争夺宝藏，亲情、友情、师徒之情被肆意践踏，对金钱和利益的追逐超越了一切高尚的品格浮到水面最表层。金庸发现了人性最原始也最本质的方面——物欲。千百年来它左右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只要人类还没有进步到可以将物质置之度外的程度，它就必然成为邪恶之源。在不断进步的文明社会里，它有时会深藏不露，而在特定环境下，终会挣脱美丽的外衣，赤裸裸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在《连城诀》里金庸毫不留情地将人类的物欲本能进行了放大，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渲染着人们面对珠宝时流露出的丑恶面目：“这些人越斗越厉害，有人突然间扑到金佛上，抱住了佛像狂咬，有的人用头猛撞”；“他们个个都发了疯，红了眼乱打、乱咬、乱撕”；“他们一般地都变成了野兽，在乱咬、乱抢，将珠宝塞到嘴里”……

很显然《连城诀》具有寓言的性质，它对江湖世界的描写影射出整个人类社会的荒谬绝伦的现实存在，深刻地

昭示出人类生存的本质。这也正是金庸的不同凡响之处，他从不把武侠小说仅仅当作娱乐消遣的载体，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江湖故事中，总能隐喻着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哲学理念。总的来说，金庸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体现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中庸儒雅积极进取的人生规范的，儒家之道在他的思想观念中占据绝对上风，这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中得到了鲜明的印证。而《连城诀》似是有意地对此进行一下调剂和补充，将人性的另一面集中展示出来。

《连城诀》虽然写尽了人性之恶，读来不免让人有灰心丧气之感，但金庸显然也并没有把人类拉向地狱之门。在黑暗世界里，他仍然给了我们一些亮点。丁典和凌霜华之间纯洁真挚、超越生死的爱情是全书最华彩的乐章，它的出现点燃了人类即将熄灭的希望之火。二人之间并没有过多的言语和交流，更没有对对方肉体的企图，是完完全全的精神之恋。丁典靠着凌霜华摆在窗台上的一盆象征纯洁和永恒的菊花，在监狱里度过难捱的漫长岁月。凌霜华为坚守爱情竟然自毁容貌。这场短暂的却轰轰烈烈的爱情带给人极大的震撼，渲染如此神圣崇高的精神之美，正是为了与现实世界的丑恶相对抗，为人类的未来开辟一条道路。在小说所描写的另两个女性——戚芳和水笙身上，人性的善与美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但前者过于软弱和轻信，后者或许是由于作者着墨不多的原因而显得性格不够突出。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她们的光辉，在两极力量对比的天平上分量不重。

在小说中作为两极力量典型代表的花铁干和狄云形象的相互转化是意味深长的。武林领袖“落花流水”四大侠引领众门派为了所谓正义的目的追赶血刀老祖和狄云，遇到雪崩便一哄而散。很多人为了“落花流水”的“遇难”而窃喜，就已很耐人寻味了。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以正人君子面目出现的“落花流水”之一的花铁干，在生死关头竟然厚颜无耻地抛枪投降、磕头求饶，又一次次地出尔反尔，对于己有利之人极尽恭维吹捧之能事，对于己无利或有害之人痛下杀手，为求生甚至吃结拜兄弟的肉。度过危机后又千方百计弥补自己的形象，想方设法回归正人君子的行列，一个表面一本正经而内心卑鄙无耻的灵魂以小丑般的姿态展现在读者面前。金庸以极其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在正常秩序下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卑劣人性及其在特殊情况下大爆发的可能性。而狄云却始终被所谓正派势力当作“恶”的代表，被叫作“贼和尚”、“小恶僧”。然而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却在艰难处境中始终保持内心的善良和平静，他的“直肠直肚”、“忠厚老实”、“不通世务”、“悟性不高，生性坚毅”的天性不仅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改变，反而在磨难中一步步强化和升华，终于对人生有了清醒的认识，走出摆脱尘世的关键一步。他与世俗的不合流，显示了一股真正的正义力量的存在。二者在雪山的交锋、对峙、人格的反方向转化是小说浓墨重彩的一笔，花铁干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反衬出狄云的高洁。金庸以其对人性在正与邪之间的微妙转化的深入描写向人们展示了无意识领域的深层人性，发掘出人性的薄弱地带，带给人们深深的思考。

总的来说，在《连城诀》里，极丑和极美这两种极端人性处于很不平衡的发展状态，美对丑的对抗始终处于下风，这是由于金庸在《连城诀》里旨在揭示人类社会可能存在的种种丑恶，挖掘人性的弱点，并探讨其根源。这在武侠小说世界里是难能可贵的。当然在这部小说里，金庸对侠和人性的理解自然不免有偏激之处，但这恰恰说明了金

庸作为一个严肃的文学家独立思考的开始。小说的转折意义就在于此。

### 三、狄云的意义：对“侠”的突破

《连城诀》塑造了狄云这样一个有着不寻常意义的英雄。说“不寻常”，是因为这个英雄与传统的英雄形象相比有着太大的缺欠。金庸笔下的主人公一般来说多为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苗人凤、胡一刀、萧峰就其人格而论，是完美人性的典范，陈家洛、郭靖、杨过、令狐冲等人的身上虽多了些凡人的味道，反而更凸显出卓尔不群的气质。他们无论身在江湖还是处在政治斗争的旋涡，无论经受肉体或是心灵的磨难，总能以完善的人格屹立于天地间。仅以郭靖为例，虽然木讷、愚笨，不善言谈，却是天生的古道热肠，侠义忠心，志向高远，又有众多高人的辅佐引领，终成一代大侠。

而《连城诀》无法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没有以一个或潇洒不羁或气宇轩昂的大侠形象作为主人公。它的主人公狄云是一个不太被评论家与读者喜爱和重视的人物。他被陈墨归为“无侠”<sup>[4] p.49</sup>一类。的确，他身上缺少大侠应有的气质和素质。他是个愣头愣脑、再平常不过的乡下孩子，学了点微末武功，朴拙、良善，爱打抱不平，仅此而已。写这样一个人物可说是金庸的有意为之。在塑造了陈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杨过等一批大侠后，“侠”的形象已达到无法超越的顶峰。金庸意识到要想开辟一条武侠小说的新路，必须突破“侠”的文学的写法而向“人”的文学转换，于是在《连城诀》里他对大侠形象进行了探索性描写和新的开拓，把侠首先作为一个普通人来看待，这“标志着作者的‘侠之疑’的开始”<sup>[5] p.343</sup>。实际上，这种转换自《射雕英雄传》开始就在孕育，只是金庸此时尚钟情于大侠，直至狄云的出现这种转换才基本完成。

但在狄云的身上无疑还保留着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这一点是武侠小说永远不能改变的。金庸的策略就是写出一个没有任何资质也没有任何依靠的凡人在漫漫人生中完全靠着自己的力量抵御外界压力、克服自身弱点成长为英雄的过程。经过种种人生的磨砺，狄云的人格一步步升华，屈辱、仇恨、恩怨都已消散，他最终远离尘嚣，回归雪山，回归最为单纯原始的生活。他的归隐，与令狐冲、袁承志有相似之处，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后二者，因为以他的起点而论，他的人生境界的提升，远比令狐冲和袁承志要艰难得多。他不像袁承志那样从小聪明伶俐，又有无数志向高远武功高强的人扶助，也不像令狐冲那样与生俱来就有自由的意志和反叛的精神。在小说的开头，他已是年近弱冠的青年了，而此时他的最高理想不过是学会师傅的武功，与小师妹成亲，和美美过日子。他的人生转折完全是由一次意外事件造成的。从此经过漫长的跋涉和重重的考验，他在人生道路上艰难成长，终于脱胎换骨，超越了世间的凡俗，走向人生的彻悟。正因为前后反差如此之大，才使得他的成长显示出更大的意义和价值。

狄云与《侠客行》中的石破天应属一类人，都天性淳厚，不谙世事，但狄云比石破天高妙之处在于，狄云的人格升华是有意识的行为，而石破天虽然在最后提出了“我是谁”这样一个世间最为玄妙、谁也解答不了的哲学命题，但他始终处在懵懵懂懂、混沌未开、确实不知自己为何人的人生状态里，并非在清醒中有意识地对生存和生命进行思索。他参透了侠客岛上的武功秘诀，也并不说明他的悟性

高于常人,而是他大字不识误打误撞的结果。因而,石破天的成功有天缘巧合、水到渠成的意味。而狄云则是在遍尝世间辛酸之后,逐渐由一个土头土脑、憨直朴拙的傻小子变成一个有独立人格意识的人,他迈上了不止一个台阶,才达到这样的人生境界。他的确不是大侠,但他是一个英雄。

以这样一个人来对抗世间的邪恶,不免给人一种势单力薄、孤掌难鸣之感。事实上,狄云经常处于失败的围困中。在学武上,他常年受师傅“躺尸剑法”(实为“唐诗剑法”)的愚弄而自己浑然不知,阴错阳差救了师伯反遭人嫉恨,终被陷害入狱,结果恋人嫁给仇人,自己从此被人遗忘,几年相处刚与丁典化解前嫌成为知己,面临的却是生离死别,此后的颠沛流离中又被西藏僧要挟,被众侠士误解,被水笙厌恶,被困在雪山……在小说的绝大部分篇幅里,他是一个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的人,他能做的只是在这样的境遇中不停地忙着自救。除了要战胜数不清的敌人外,还要艰难地对抗自己业已形成的早已牢不可破的人生观。他本以为世界是简单的干净的,人是善良的真诚的,而摆在他面前的世界,却完全翻了个个儿。正对邪,是完全地处于下风。在狱中关了五年多,他“不觉得外面的世界比狱中更好”,出狱后,“感到了无比的寂寞,无比的孤单,只觉得外边这自由自在的一群,比那小小的狱室更加可怕,以后的日子更加难过。”在得不到任何人间温暖的境遇中终于喊出“你们这些恶人,天下的恶人都来打啊,我狄云不怕你们!你们把我关在牢里,穿我琵琶骨,斩了我手指,抢了我师妹,踹断我大腿,我都不怕,把我斩成肉酱,我也不怕!”。他渐渐懂得了这一切,终于主动地采取行动去拯救他人,去破解一个个的谜团,然而结果无一例外还是失败。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绝望的他终于对世界有了清

参考文献:

- [1] 王一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
- [2] 严家炎.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J].明报月刊.1994(12):28-32.
- [3]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4] 陈墨.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A].王敬三.名人名家读金庸[C].北京:世纪出版集团,2000.
- [5] 陈墨.金庸小说艺术论[M].郑州: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

## Proximate Analysis of Louis Cha's Novel ——A Pithy Formula for Lian – Cheng Sword Manual

CHEN Zi-ra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Hebei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martial arts epics written by Louis Cha (under the pen name Jin Yong), “A Pithy Formula for Lian – Cheng Sword Manual” is not very noticeable, but its content is quite unique and it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all Cha's works. This novel focuses on the evil aspects in humanity and describes various ugly phenomena that may exist in the human society to probe into the weakness of human beings, then try to find its source——material desires, which uncover the enigma of the human existence. This novel goe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notion of chivalry and creates a new type of hero – Di Yun. This novel i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of Cha's works from the literature of chivalry to the literature of human.

**Keywords:** evil aspects in humanity; material desire; existentialism; literature of chivalry; literature of human

醒的认识,毅然决然逃开纷乱的事,选择雪山作为自己永久的家园。表面上看,狄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与各类邪恶的对抗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作为一个,他却由一个小人物成长为一个“大写”的人,由一个受人摆布的人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和独立人生选择的人,这正是萨特所主张的“自由选择”的人生理念。

然而狄云的人格力量若只是对自我的完善起作用,其价值和意义也还是有限的。“独善其身”的狄云其人格力量在现实也有了价值的实现,集中体现在水笙对他的态度的转变上,短短几个月的相处,水笙对狄云由恐惧、痛恨、鄙夷,到轻视、疑忌、戒备,到怜悯、不忍、相助,再到维护、信任、感激,直至最后回到雪山等待狄云的归来,这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体现了狄云人格的胜利。这样狄云的人格升华就超出了他个人的意义,具有了更为深刻的人生启蒙价值。

将狄云这一形象放到金庸的全部创作中来考察,会发现其文学意义大大超过其美学意义。尽管他似乎个性不强,不太讨人喜欢,但这一武侠小说中的崭新形象是后来的张无忌、段誉、石破天、令狐冲,直至韦小宝这类更具现代思维理念的侠士的先驱,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的形象。

需要补充的是,《连城诀》里表现出的对世界和人类冷静绝决的态度,不能看作是金庸本人的世界观,毕竟这是金庸小说的一个特例。同样也不能因为狄云及后来的令狐冲、韦小宝的出现就否决郭靖与萧峰,侠也好,非侠也好,自有其不同的文学和美学价值。但金庸尝试用通俗文学的形式承载厚重思想,对传统侠的观念进行大胆突破,是《连城诀》对武侠小说不可抹杀的贡献。